

書評：《靈力具現：鄉村與都市中的民間宗教》。
林瑋嬪著。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0 年。

黃克先 Ke-hsien Huang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林瑋嬪是臺灣漢人宗教研究中最重要的人類學者之一，她在 2015 年由哈佛大學出版了代表作 *Materializing Magic Power*，該書並獲得中央研究院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獎的肯定。經過五年，本書立基於該英文專書的基礎上進行翻譯與改寫，成就了這本《靈力具現》。相較於學術界一本本厚實巨冊，這本相對輕薄短小（正文不到兩百頁），但它因有三項下述優點而顯可貴。

首先，它的理論觀點上的創新、明確且深入。在導論中，作者描述著近期人類學研究的物質轉向，如何能為漢人宗教研究長期爭辯的關鍵提問——神明靈力從何而來、如何展現——帶入嶄新的回答。只是，林的企圖不只是鋪排出圍繞著民間宗教之物質的討論，她由此帶出真正關心的是媒介（mediating），質言之，是神明靈力如何透過物質而得以展現，在這過程中透露出在地什麼樣的文化象徵、社會互動的特質。深諳比較方法魔力的作者，更進一步並置了兩種具象形式（神像與乩童）、兩種時間情境（歷史與當代）、兩種地理情境（鄉村與都市），行文從第一部分〈鄉村的民間宗教〉的神像與乩童討論展開，到中間〈插曲〉對話南宋時代的民間宗教及三寮灣村廟沿革，最後進入第二部分由桃園八德移民群體為焦點的〈都市的民間宗教〉，我們看到在歷史洪流與社會變遷中，臺灣民間宗教靈力具現過程的延續性與豐富樣貌。

本書第二章的優點，是有著長期、紮實、聚焦的田野工作搜集到的豐富材料。有了極具企圖心的理論宣稱，但若少了足以佐證且品質優良的證據，恐只能算是有創意的發想。林瑋嬪憑藉著 1995 年以來長達二十年長居並復返萬年村及其村民在桃園建立的新聚落，與田野報導人建立長期穩定的信任關係，各種饒富趣味又足堪印證的故事信手捻來，讓《靈力具現》透過紙扉彷彿具現在讀者眼前。最後，本書雖是紮實嚴謹的學術專書，對於或不嫻熟民間宗教或人類學相關理論的一般讀者而言，卻仍覺可親。我認為這

得力於作者刻意的經營，不但在書寫上避免冗長又拗口的長句，書頁之間又適時安插各種圖片或圖表，讓田野場景活靈活現地具現出來。在新書發表會上，作者也解釋了該書封面的挑選過程及設計理念，在在都顯示作者不僅是研究「具現」的專家，也是在乎非專家讀者且重視普及性的實作「具現」之專家。

也因為具備上述三項優點，我以為這本《靈力具現》將會因兩大貢獻而產生長遠影響力，在未來的歲月中被相關領域的學人及學生們持續閱讀，一是物質或更廣義的媒介在臺灣民間宗教中扮演的角色，《靈力具現》不只觸及物（質）的討論，或把它當成是文化、社會及其他根本性質的反映，而賦予它能影響其他人事物的能動地位。二是原本與土地緊密相繫的臺灣民間宗教，面臨都市化或更廣義的遷移後的轉型，指出因應遷移而產生的信仰個體化、情感化趨勢。作者憑藉著具備上述三項優點的精實專書，在這兩議題中立下了難被抹煞的位置。這兩大貢獻也分別被兩位為書扉寫推薦言的美國從事臺灣民間宗教研究的學者魏樂博（Robert P. Weller）及施永德（D. J. Hatfield）點出。

然而，如同所有的學術著作一樣，本書也遺留下兩個未解之謎，在此略述，當成是一個追問及一個疑問。我想追問的是，《靈力具現》雖觸及了民間宗教在現代社會變遷下的轉型，但我認為談及的內容只是轉型的一角，讀後讓人更好奇未寫出的全貌究竟為何，而該全貌理應才是民間宗教的「未來」。之所以有上述感覺，主要是在《靈力具現》的第五、六章中，作者主要以仍與萬年村存在密切連繫的第一代移民為主要分析對象，他們成長於民間宗教氛圍濃厚的臺南鄉間，即使移居桃園八德，其信仰模式仍具一定的延續性。但更讓人好奇的是，作者以大約一千餘字的篇幅略為提及而未深入分析的第二代移民。究竟，在都市長大、接受更多現代教育、有各類媒體經驗的他們，與神明、神壇、神像、乩童的關係為何，是更加個體化及情感化，還是另有發展？我猜想，作者在 2018 年底編輯出版的《媒介宗教》，以及接續的理論化工作，或許就能讓這個問題的答案具現。

另一個未解之謎，則是我難以理解的主要缺漏。觀諸《靈力具現》的精采分析，往往是在歷史變遷中三方的互動裡展開，分別是神像、乩童、信眾。然而，整本專書篇幅內的互動分析幾乎是去政治化的，既不涉及外部環境（例如臺灣社會近三十年來巨大的政治變革），也不談論信仰群體內部政治（例如乩童、管委會、信眾之間，與不同信眾之間），或在行文之間隱約提及可能的線索但卻未有系統地處理。這種去政治的宗教分析，放在民間宗教的脈絡中尤其令人驚訝。過去，國家一直是民間宗教討論的焦點，包括作者在文獻回顧裡引用華琛的天后（媽祖）研究、魏樂博結合臺灣國際政治之邊緣處

境討論民間宗教興盛（頁 3-4）。縱使是被作者認定歸類為另闢蹊徑的文獻（頁 4-5），也絕非「不處理政治」，而僅是「懷疑僅從官僚體系來理解民間宗教是否恰當」；作者在這裡舉了兩個例子，一是夏維明（Meir Shahar）與魏樂博合編的 *Unruly Gods*，另一個則是韓明士（Robert Hymes）的 *Way and Byway*。在前項作品中，各章節更多時候是在挑戰「民間宗教的神祇關係僅是此世官僚體系的簡單反映」之論點，而欲突顯神祇性質與關係的變遷，與所在的文化、社會、經濟及政治環境有著更複雜的連結。從各章的例證中，仍可清楚看到朝代變遷、挑戰政治秩序的救贖團體發起的運動、擁有資源的地方權力版圖變遷，仍深深影響民間宗教的改變（Shahar and Weller 1996）。同樣地，在韓明士的作品裡，一樣只是挑戰上述的官僚體系反映說，但絕非認為在去政治的條件下可對民間宗教有適切的認識。他談到神人關係自官僚模式轉變為個人模式時，一方面先鋪陳了這種轉變的政治經濟變遷因素——南宋興起的地方受教育菁英的群體，以及地方政府與中央朝廷之政治方向的對立（Hymes 2002）。

若我們閱讀社會學者撰寫的民間宗教研究，政治的影響更是無所不在。在丁仁傑《重訪保安村》（2013）中，強調神明脫穎而出取得社區性主導權的過程，是村內不同人群長期競爭的結果（頁 169）；他也在第四章中分析不同廟宇為在宗教權威階序向上提升，運用兩岸局勢承接中國大陸祖廟來訪巡遊活動；在第六章，則用西港刈香的演變突顯民間宗教如何逐漸被現代國家納入動員機制裡，商業活動的流動性資本也被引入其中，讓民間宗教被塑造成大型地方文化活動。齊偉先（2011）提到「超越的公共性與世俗公共性」的雙向轉譯複寫概念，也看到現代公民社會的市民論述發展出社區再建設之聲音時，配合政府文化政策匯集的資源，讓社團化的廟方與各方力量結盟，成就了由「境」朝「勢」的公共觀內涵轉變。李丁讚與吳介民（2005）提及的新型態「宗教治理」的出現，也涉及廟宇內部權力組成的改變，及廟方如何運用儀式或技術來控制信徒。陳緯華則更直接試圖論證握有所謂元資本（meta-capital）的國家力量如何進入民間宗教場域，從而大幅度改變了民間宗教的面貌（2012），他的另一篇論文（2008）則提到新型態的廟方，如何透過儀式與宗教論述來「婉飾」自信徒身上營利、取財。以上的文獻，都突顯在強調世俗與超越互動的民間宗教中，不管是外部的政治環境或內部的權力鬥爭，都是難以迴避的議題。在民間宗教研究中，或許已很難聲稱這個信仰只是政治的反映，但該信仰與政治的關聯，仍是我們認識該信仰的重要鑰匙，任何信仰——尤其是民間宗教——很難在去政治化的脈絡下得到適當的分析，這一點很可能仍是學者的共識。若真是如此，缺少了廣泛意義上的政治討論的《靈力具現》，其中呈現的民間宗教，是否就有其明顯的侷限？

帶著這樣的疑問，再重新閱讀《靈力具現》，讀者或許會問，在第三章中談及一種當代臺灣常見的「回鄉建廟」現象時，重建行動的主要行動者侯姓巨商，想回鄉重建的舉動，這是否涉及了某種政商關係與地方政治的安排，而連結各方的跨界、資本轉兌（convert）式「投資」？在後兩章談到社會變遷下的民間宗教變革，卻主要專注在都市遷移及工業化，全然未談及這段時期如火如荼進行的民主化，讓人不禁聯想 Richard Madsen（趙文詞）論及民主轉型如何影響三大佛教團體與行天宮的劇目（2015），是否也在桃園八德的這個都市宮廟上演？在第五章提及移民團體形成了新的藉信仰凝聚的社群，第六章提及運用新說法及技術來革新儀式的靈力重構，這些都涉及了團體內部政治秩序的重構（例如，乩童成為新的難被約束的靈性權威），是否曾發生權力衝突及爭奪，又是如何協商及維持一定秩序？綜上而論，作者所謂的靈力具現，是否也是種權力具現，而這兩種力之間的共構邏輯又會是什麼呢？

參考書目

丁仁傑

2013 《重訪保安村：漢人民間信仰的社會學研究》。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李丁讚、吳介民

2005 〈現代性、宗教、與巫術：一個地方公廟的治理技術〉。《台灣社會研究季刊》59：143-184。

林瑋嬪編

2018 《媒介宗教：音樂、影像、物與新媒體》。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陳緯華

2008 〈婉飾、慣習與神蹟創造：現代性下的神如何不死？〉。《台灣社會學》15：1-46。

2012 〈資本、國家與宗教：「場域」視角下的當代民間信仰變遷〉。《台灣社會學》23：1-49。

齊偉先

2011 〈臺灣民間宗教廟宇的「公共性」變遷：台南府城的廟際場域研究〉。《臺灣社會學刊》46：57-114。

黃克先·書評：《靈力具現：鄉村與都市中的民間宗教》

Hymes, Robert

2002 *Way and Byway: Taoism, Local Religion, and Models of Divinity in Sung and Moder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in, Wei-ping

2015 *Materializing Magic Power: Chinese Popular Religion in Villages and Citi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Madsen, Richard (趙文詞)

2015 《民主妙法：臺灣的宗教復興與政治發展》。黃雄銘譯註。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Shahar, Meir and Robert P. Weller, eds.

1996 *Unruly Gods: Divinity and Society in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書評回應

林 瑋 嬪 **Wei-ping Lin**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教授

黃克先教授是研究中國基督教的重要社會學者。過去幾年我們一起在臺大共同授課，也一起辦研討會，探索新議題。他過去曾經擔任我編輯之《媒介宗教：音樂、影像、物與新媒體》一書的評論人（黃克先 2019）。在我們長久的合作後，他對於我的思考方式已有相當的理解。這呈現在上述對於《靈力具現》的評論不但能充分掌握書的精髓，而且對於作者其他細節的處理也給予相當仔細的討論；無疑這是一篇用心且有獨到見解的評論。我希望透過此次的對話，澄清人類學與社會學在宗教研究中不同的關懷。我也希望超越學科界線，進一步說明這個研究對於重要的概念，如宗教力量／靈力，在漢人宗教中可以有怎樣不同的認識。

人類學對漢人民間信仰的研究一直受到武雅士 (Wolf 1974) 深刻的影響，他將民間信仰視為社會的隱喻一直盤旋在多數的宗教研究中。之後，又有華琛 (Watson 1985) 從「標準化」的觀點說明國家如何收編地方，華南地區因此呈現內容大同小異的媽祖信仰。在這幾位學者的影響下，「社會」與「國家」幾乎成為研究漢人宗教的代名詞，做為一個人類學者，我不禁思忖，我們究竟是在研究宗教還是在研究社會或國家？

《靈力具現》一書從神的具象或物質化的角度切入，即是想要突破過去處理宗教的方式，從「人如何想像神」來探討民間信仰的內涵。因此，在書的第一部分，我聚焦在神像（人如何賦予神明形體）與乩童（神在人間的代言人）的探討。我以相對單純的萬年村為例，在神的具象存在與抽象概念之間來回穿梭，深入分析人們的宗教生活。第二部分則以一個較為複雜的聚落（三寮灣）說明在地居民、乩童與移民如何捲入資本主義複雜權力關係中。第三部分探討了萬年村移民在都市（桃園）成立神壇的經過，並分析乩童如何成為創造靈力的中心。

如此的分析方式評論人卻認為是「去政治化」的、「不討論信仰群體的內部政治（如乩童、管委會、信眾之間、與不同信眾之間）」。評論人並舉其他社會學者研究宗教時皆處理內部權力政治為例做為佐證，希望我討論「權力具現」。

初見這些用語與評論頗令我吃驚，也有些不解。我的困惑在於：第一，人類學研究從沒有預設宗教必然要從政治的觀點來研究；學者反而可以針對民族誌的特質選擇合適的議題進行分析，以凸顯該宗教與社會文化的特色。例如，在這本書中，物質文化、靈媒、資本主義與城鄉遷移是我挑選出來深入分析漢人民間宗教的主題。

其次，《靈力具現》一書的行文中也多處呈現每個群體內部必然有複雜的政治關係，涉及各種資源的競逐與爭奪。例如，在第二章結尾（頁 86），我就已暗示：一個過於操控或誤用自身能力的乩童將為神明（廟宇）帶來嚴重後果，並在第三章以三寮灣的乩童與居民以及廟委會的衝突說明（頁 112-114）。第四章也討論了神壇成立初期，其中重要成員之一，高福財，因爭權（失敗）而退出景明宮之例（頁 144-145）。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去政治化」的批評實隱含著評論人從人們對資源的爭奪與宰制來界定宗教力量或權力；評論者的質疑剛好凸顯了本書與一般漢人信仰研究相當不同之處。也就是說，本書所討論的宗教力量或權力，並不只是誰控制誰，誰宰制誰的概念。¹ 相反地，我企圖說明神在鄉村之所以具有力量/靈力是因祂深刻地嵌入社會脈絡與地方空間中。當村人遷移到城市後，他們在沒有血緣與地緣關係的都市情境中已是位

處邊緣、受到資本主義剝削的異化存在。因此，他們回鄉將故鄉的神明分靈至桃園，透過「神壇大家庭」重新連結彼此，建立新的關係。然而，此時的神明能夠吸引都市信徒的追隨、具有力量，已不是來自傳統鄉村中那種緊密的社會關係與共同的生活空間，而是在新的情境中如何能觸動人們心靈與情感的力量，因此，我在第五章也特別仔細區分乩童、神壇核心成員、經常來廟的追隨者以及一般信徒與神明/壇所建立之不同的情感連結（頁 179-184）。換言之，《靈力具現》對於宗教力量的分析已經與過去研究聚焦在不同群體對資源的競逐與爭奪有所不同；本書認為當代神人的關係更強調的是一種情感的連結；靈力較之過去更建立在心靈的觸動與情感的力量之上。

黃克先另外也指出了本書對於第二代移民的論述有限。我在書中討論臉書使用時（頁 140-143）已經感受到年輕人在都市神壇的重要性正在逐步浮現。但是整體來說，年輕人在神壇的影響力，要等到乩童大量使用 LINE，提供信徒線上宗教服務時才更為清楚，那時已經是 2013-2014 年，我的英文書稿已經完成交出了。因此我才會在英文書出版後，以續篇〈跨越界線：LINE 與數位時代的宗教〉（2018）繼續討論年輕世代的參與。

至於黃克先提到臺灣民主化對民間信仰產生的影響，我想這是一個重要的提醒。在桃園八德的例子，民主化對宗教有間接的影響：表現在神明與乩童對話中那種平等、協商式的交談，而非上對下、權威式的命令或服從關係。

黃克先認真的評論讓我有機會反思自己寫作中可能沒有清楚意會到的一些概念，也讓我對自己的研究有了與過去不同的認識，收穫不少。

附註

1. 以下分析受惠於 2020 年「漢人社會與文化」課程中同學的討論，感謝林紘晟的整理。

參考書目

林瑋嬪

- 2018 〈跨越界線：LINE 與數位時代的宗教〉。刊於《媒介宗教：音樂、影像、物與新媒體》。林瑋嬪主編，頁267-301。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黃克先

2019 〈評介《媒介宗教》：開眼看見它／祂〉。《台灣社會學》37：183-191。

Watson, James L.

1985 Standardizing the Gods: The Promotion of T'ien Hou ("Empress of Heaven")
Along the South China Coast, 960-1960. In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David Johnson, Andrew J. Nathan, and Evelyn S. Rawski, eds. Pp. 292-324.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olf, Arthur P.

1974 Gods, Ghosts, and Ancestors. In *Religion and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 Arthur P.
Wolf, ed. Pp. 131-18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